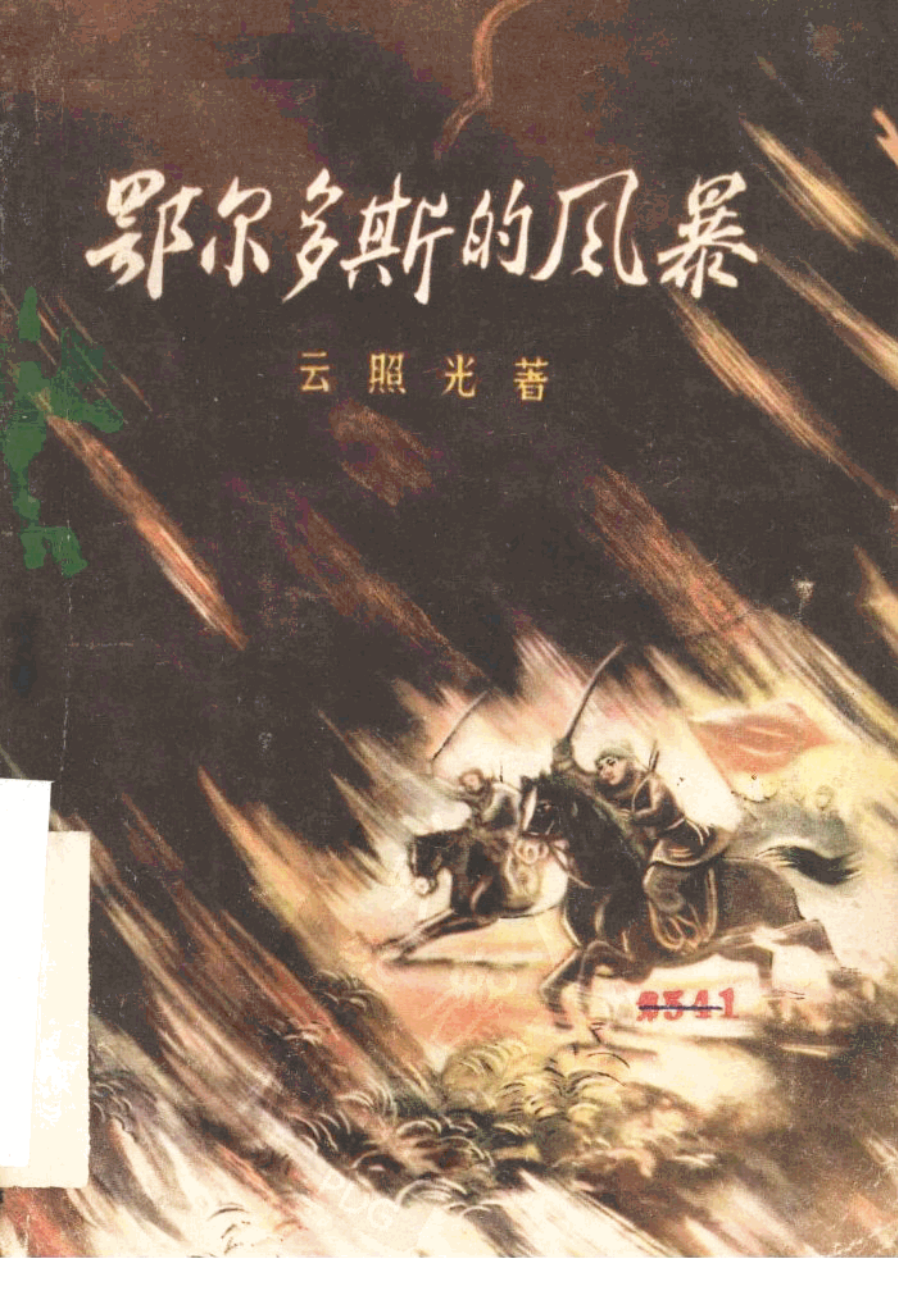


鄂尔多斯的风暴

云 照 光 著



2341

惊天动地的鄂尔多斯的音乐声，異常悲壯而激憤。

銀幕上出現了莊嚴的墨迹，一個萬分激動的聲音在朗誦着：“1926年到1928年，這是動蕩的年月。中國大革命的风暴，象草原烈火，從南方吹到北方，席卷到每一個角落。革命的风暴，喚醒了渴望真理的內蒙古人民，在中國南方、北方和西北革命的冲击下，在蘇聯和蒙古革命胜利的影嚮下，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內蒙古人民迎着風暴站起來了，內蒙古人民的優秀儿女，高舉熊熊的火炬，在萬浪滾滾的沙漠，在遼闊的草原上，吹起了英勇戰鬥的号角！

這個故事，就是發生在這動蕩的年月，發生在陝西省北部，內蒙古西南部的一个偏僻的地方。”

憤怒的音乐声，反抗的音乐声，控訴的音乐声，撕裂天空的音乐声，高潮，高潮，高潮！

狂風怒吼，地動山搖，雪花飄舞，柳林呼嘯。風沙遮天蓋地，荒草在天空旋轉，竹叢林東搖西擺，草原掀起巨大的海浪。落日的余暉，也變的黯淡無光。

一个穿蒙古袍的中年人，騎着一匹黑色的烈馬，象閃電似的，從山坡狂奔而下，疾馳在漫無邊際的草原上。草原上空，迴响着女人的悲泣的聲音：“烏一力一記！烏一力一記！”

烈馬一直在草原上奔馳，越過壕溝，跳過河流，從柳林穿過飛越竹叢林，奔向一座高高的沙丘。

中年人跳下馬背，跪在用柳枝搭起的“敖包”前边，热泪横流，悲愤的祈祷着，“神灵啊！救难的‘敖包’神啊！您保佑吧，为了多灾多难的蒙古民族，找說理的地方去，我踏进大海，骨头枯烂，也要到說理的北京城去！”

在草原上又驶来四个騎馬的人。烏力記敏捷的跳上馬背，向万浪滚滚的沙漠跑去。

视野里，黃沙弥漫，渺渺茫茫，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明沙。在很远的沙湾子里，影影綽綽看見一群駱駝。

烏力記的黑馬倒毙在明沙上，他又騎着一峰駱駝，急馳在沙漠中。越过一个沙峰，又一个沙峰。一直跑向蜿蜒在沙漠中的万里长城。

駱駝象个小黑点，在金黄色的海浪里，艰难的爬行着。突然，駱駝从一座高大的沙峰上滑下来，瀑布似的流沙，吞没了人和駱駝。

狂风在怒吼着。

四个騎馬的人，也在沙漠中爬行着。

狂风把沙漠吹的变了模样：吞没烏力記的沙漠，移到了另一边。他抖掉身上的沙土，爬上駝峰，扯了一下鼻举，駱駝难忍的哼叫了几声，慢慢爬起来。

烏力記騎着駱駝，又走在茫茫的沙漠中。这时，我們才看到了烏力記的全貌：高个子圓脸，顴骨突出脸的水平綫，长着两只深思熟虑的眼，看去慈善庄严。眉毛浓密，胡須坚硬，头上盘着条辮子，穿着破旧的黑色蒙古袍和布馬靴。在紫色的腰带上，吊着长形文书袋和綉花搭連。他不时摸摸褲刀，向后看看。

在烏力記走过的沙漠上，倒毙着四匹馬。鄂尔多斯右翼前旗的奇管家，帶領三个衙役，背着馬鞍，从来路败兴的返回去了。

狂风仍然在怒吼着。

二

微风吹拂着烏力記的袍子，他走在丛山峻岭之中，拉着骆驼，又走进古老的万里长城。

晚霞透过烟雾，照射到一座古老的城堡，显的死气沉沉，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的北京城。

烏力記拉着骆驼，走下北京的西山，一边了望，一边吃着奶餅，漸漸走近了北京城。

突然，听到人喊馬叫的声音，从西直門奔出一股騎兵，一条长繩上，綁着二十多个工人和学生。軍閥队伍用皮鞭抽打着，工人和学生喊着断断續續的口号：“打…倒…帝国…主义！”“打…倒…封建…軍閥！”

紧接着，听到一陣激烈的枪声。枪声淹没了口号声。

烏力記惊奇的审視着，莫明其妙的摇摇头。

北京街上电灯还没有发亮，看到成群的乞丐和流浪者。一片荒凉的景象。

烏力記拉着骆驼，問了好几个穿馬褂和西服的行人，他們冷眼看看烏力記，捂着鼻子走开了。

警察不住的吆喊他，烏力記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奇怪、不解、犹豫。

烏力記惊奇的看到：

一辆人力車从馬路跑过来，車夫跑的满头大汗，喘气急

促。車上坐着一個大肚皮資本家，用腳死勁的踏着車夫的背，叫罵着“快跑，賊骨頭！”

烏力記以不平 and 激憤的眼光，怒視坐在車上的資本家，正好一輛汽車從他旁邊急駛而過，差點把他撞倒，結果壓在一位抱着小孩子的婦女身上。汽車上的洋人傲慢的笑了一聲，若无其事的向西駛去。

人們圍過來，婦女全身鮮血淋淋，已經死去，小孩子倒在婦女的身上，淒慘地叫着：“媽——媽！”

一位穿灰色長袍，外罩青布馬褂的中青年人擠進來，他態度嚴肅莊重，有學者的風度。中年人把馬褂蓋在婦女身上，抱起小孩交給一位工人，又給人力車夫付了款，和大家說了幾句話，把婦女放在人力車上，引着那幾個工人和學生，忽忽向南走去。

烏力記激動的走過去，把僅有的一塊銀洋放在婦女的身上，異常不滿而又痛心。

中年人看見烏力記的動作，沉思、出奇。

烏力記以敬佩的心情，大膽的向中年人走過去。

中年人態度親切和藹，認真的給他指路。烏力記萬分高興，這是他進城後碰到的第一個好漢人。

夜幕降臨了，烏力記蹲在衙門的牆根下，駱駝臥在他的前邊。左右躺着的盡是乞丐和無家可歸的流浪兒。

穿黑制服的警察走過來，沒頭蓋腦的趕打流浪者。在烏力記身上狠勁踢了幾腳。

烏力記不滿的站起來，從長形文書袋中掏出一封信。

警察看信封，信封上寫着蒙漢文：“奏折”，民國十五年一月。

（特寫）。

警察鄙視地：“哼，老蒙古，臭韃子，等着！”

三

第二天的上午。在段祺瑞的衙門里。

法堂站着手執武器的差役，正面坐着怪模怪样的主审官和陪审官，恐怖森严，一派杀气。

烏力記照着进見王爷的規矩，跪上磕头，然后站在法堂前听候审理。

一个瘦陪审官对着主审官的耳朵，悄声說道：“鄂尔多斯前旗王爷派人送来……可以果断判决……。”

主审官象是認真严肃的，拿起紅印，盖在奏折上，板起面孔，一字一哼的：“告状的是蒙民烏力記嗎？”

烏力記迫不及待的：“清官大人，我是烏力記。”

主审官一本正經的：“鄂尔多斯前旗王爷，对国忠誠，爱民如子，犹如百姓的再生父母，你告什么状？”

烏力記激憤而又恳求的：“清官大人，土地是命根子，沒有土地，牛羊也沒有啦，可……王爷他把蒙古人的土地也給出賣啦！”

瘦陪审官：“不是出賣土地，那是你們王爷和駱駝城井师长的老交情，是一点小小的礼物……。”

另一个陪审官：“是啊，是王爷送給井师长的一点礼物呀，这……。”

烏力記以为审判官們不知道实情，認真，急切地說道：“不，清官大人，几百头牲畜是送給井岳秀的礼。土地，土地是出賣的，王爷得了血汗錢，他吃肥啦，又搜刮百姓的牛羊财产……王爷的金子象山一样多，他不管百姓的死活，他把土地給出賣啦……。”

主审官不慌不忙地：“王爷是不是你的主子？”

烏力記：“是，清官，可不是好主子，他出賣……。”

主審官：“井岳秀是陝北鼎鼎有名的師長，他到前旗是為了蒙古百姓，你也告……。”

烏力記：“不，清官，井岳秀開來隊伍搶占了前旗百姓的土地，搶去牛羊……燒……殺……清官大人要為百姓做主啊。”

審判官們面面相視，主審官鎖緊了眉頭，看來這官司不好了結，便給瘦陪審官遞了一個眼色：來硬的。

瘦陪審官：“蒙民烏力記，前旗是王爺的，天上飛的一只鳥，地下長的一根草，都是王爺的，告主子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嗎？”

烏力記：“清官大人，誣告好人就是犯法的，不用說是自己的主子啦……。”

瘦陪審官：“這就得啦，這麼說，你這是知法又犯法啊，王爺是你的主子啊。”

主審官進一步：“是啊，王爺是你的主子啊。”

烏力記看着審判官們迫視的眼光：“告好人，就不是蒙古人，不是娘養的。清官大人，出賣土地，搶占土地，這是犯法的。抓賊人，告坏人，這是百姓的本份。王爺他是坏人……。清官大人，只要能收回土地你們就是青天，就是天下最好的主子……。”

瘦陪審官：“哈，這麼說，你有意把我們和王爺分開，讓兩家不和……。”

烏力記驚奇：“清官大人，難道你們和王爺……。”

另一個陪審官輕蔑地：“是啊，王爺和我們一樣，都是百姓的再生父母，是天生的清官呀……。”

主審官打斷陪審官的話：“告王爺就是告本官。古語云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王爺和井師長是不會做壞事的。”

烏力記疑惑的看看主审官，不解：“清官大人，王爺和井師長是好人嗎？”

主审官：“好人，一定是好人，就是說……。”

瘦陪审官插进来：“就是說，你誣告好人，罪過不輕啊！”

烏力記猛然覺得沒有希望了：“啊——？！清官大人，你們要公道啊，凭良心說話啊，他們出賣……他們搶占……土地……。我……我怎麼有罪？這……這……沒來由啊！”

主审官忽然把惊堂板摔在桌子上，站了起來：“你好厉害，敢說本官沒良心，誣告主子，壞了井師長的名聲……。”

烏力記全身劇烈的顫抖着，看着這些心目中的“清官”，竟然說出這樣無理的話，他意識到這些人和王爺沒什麼分別，也是些不講理的坏官呀，他激動的：“是清官就該給百姓做主，你們不分黑白，斷案不公……。”

主审官老羞成怒：“住嘴！血口噴人，好大胆的死韃子，搗亂法堂，押下去！”

差役正要上前拉烏力記，烏力記緊鎖眉頭，剎時，熱血沸騰萬分激動地：“不，我看錯了人，你們不是清官，你們的紅印和王爺的紅頂子一樣，是災難！”

主审官暴跳如雷：“瘋子，敢這樣無理，豈有此理，拉出去給我趕出去！”

烏力記甩開差役們的手：“吃了蒜的臭官，把狀子還我！你不是清官，我還要向上告，告你們，告！”

主审官：“來人，按王法辦事，重打四十板，推出衙門，讓他告！”主审官看了陪审官，譏諷的說道：“让这个臭韃子向上告告老天爺去。”

哈，哈，哈……。审判官們一陣哄堂大笑。

烏力記的心快要炸裂了，他緊握拳頭，迫近主审官：“為

了前旗百姓，为了蒙古人的土地，我不犯法……。”

不容分說，差役們蜂湧而上，暴雨般的皮鞭，落在烏力記的身上。

审判官們又是一陣大笑，听到主审官的声音：“世道不一样啦，城里城外，都有疯子，好好給我打！”

听到皮鞭抽打的声音。

天空烏云翻滾，吹来猛烈的西北风。

烏力記被打的头破血流，在夹暗的黄昏里，走出衙門，走到一棵电訊杆子前边，左手把着电訊杆，长久的凝視着翻滾的烏云，悲憤和失望交加，他忍着疼痛，想起家乡，想起天下的不平，想起走头无路，热泪滾滾而下。他痛哭，他伤心，到什么地方去？那里还有說理的地方啊？烏力記慢慢低下了头。

电訊杆子上，只留下拉駱駝的一条繩。听到鈴的咚咚声。

四

在天安門前的墨黑的前門洞里，孤零零的躺着一個人，突然，狂风大作，怒吼着冲进阴森的前門洞里，天空飘起了紛乱的雪花。狂风怒吼和火車的怪叫声，惊醒了睡在洞口的烏力記，他抬起半截身子，眼里流着珠泪，冒着憤怒的火花，嘴唇在抽动着，他搖动着两只粗大的臂膀，声嘶力竭的喊叫起来：

“老天爷啊！这是什么世道？！誰不講理？！誰不講理？！王爺，井岳秀，法官！……你們不是清官，是……是魔鬼！你們伤天害理老天爷啊……。”

又是火車的怪叫声，狂风的怒吼声，烏力記有气无力地跌倒了，在他混乱的脑子里，出現了多少年前異常可怕的場面。

五

皚皚积雪，狂风撕裂着天空，看見密密的柳林，滾滾的黃

沙，稀稀落落的蒙古包，这就是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。

在鄂尔多斯右翼前旗的王爷府。王爷府，座落在小山坡下边，山坡上有冬夏常青的松柏树，东西是土地肥沃的草原。南滩长着高高的竹茂草，有一条冻结的小河。再往南，有方圆50里的自然湖，俗话叫淖。王爷府门前，东西立着两根高大的玛尼宏杆子，杆子的中间，拉着一条绳，绳子上挂着5色布旗，布旗上印有藏文。玛尼宏杆是神的象征，也是蒙古人家的标志。在鄂尔多斯，不论王爷府，喇嘛、台吉、贵族、还是黑人（平民）、奴隶、每户门前都有玛尼宏杆子，只是有高低大小的分别；穷人家，也有立一根杆子的上边挂着有藏文的布旗。

王爷府四合套大院，砖瓦牆壁；琉璃房顶，象一座古老的城堡，院内的西南角，有一座小型的喇嘛庙，是专为王爷祈祷念经的。

王爷，有35岁，拖着重病的身子，从炕上爬起来，左手托着夫人福晋，慢腾腾的问道：“找到替身没有？”

王爷府的奇管家，长的象糟牛一样，分不出上下，先天性的梅毒，使酒糟鼻子塌下去了。酒色过度，长着满脸通红的酒刺疙瘩。听到王爷的问话，奇管家挺起个大肚子，恭敬的答道：“禀报王爷，只要王爷的玉体能健康，旗下百姓都愿当王爷的替身，为王爷效劳。”

福晋，这是个有才能的，但又泼辣残忍的女人，她很有主见的说道：“都愿当王爷的替身，话可以这样说。奇管家，人只有一个命，替王爷去死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要挑选老实厚道的人。”

奇管家：“是、是、福晋，我就去办。”

随着听到铜铃的响声，喇嘛的诵经声。

在沙漠平光光的积雪上，写着几个端端正正的蒙文字。有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，爬在雪中，用鞭杆細心的練習写字，字越写越多，大片积雪上，滿是蒙文字迹。在青年人背后的草滩上，有一群牲畜，在积雪里刨吃草根。

“烏力記大哥——”突然，从烏力記背后传来雷动似的喊声。

烏力記惊愣地扭过头来，一个騎馬的青年跑过来。

烏力記站起来：“那音太！”

那音太比烏力記小几岁，顴骨高大，浓眉膀寬，粗壮的手臂黑黑的脸，是个彪形大汉。他穿着精干的旧袍子和破旧的皮靴，腰里吊着离不开身的小酒壶。

那音太万分紧张而又激动：“烏力記大哥，王爷病重，你爸爸当替身啦……。”

烏力記象被电打一样，惊恐地：“那音太，你說什么？爸爸当王爷的替身啦？！真的？”

烏力記和那音太騎上馬，在雪地狂奔。

远处传来喇嘛的念經声，怪声怪气的牛腿号声。画面上出現了一群喇嘛，在雪地边走边念經，手里捧着許多面人，喇嘛后边，走着穿盛装的王公貴族們。

在最前边，走着烏力記的父亲敖其尔，他穿着王爷的衣帽，內心万分痛苦，偷偷擦着眼泪。

奇管家走上前来：“敖其尔，你算幸运啦，你为了全旗百姓，替王爷……，旗下沒有王爷不行啊，当王爷的替身，就能早日归天，是前世修下的德……。”

敖其尔只是嗯嗯的答应着，眼泪禁不住的流出来。

奇管家紧鎖眉头：“敖其尔，你是王爷的替身，替王爷去死，是幸福，不准流泪，要笑，要笑！”

敖其尔：“我儿子……。”

奇管家：“烏力記有王爺照管。要高兴，快上天啦。”

一陣急促的念經聲，把面人紛紛倒在雪地。

烏力記和那音太在雪地狂奔。

敖其尔向后看去的一刹那，奇管家举起大刀，砍在他的头上。

敖其尔鮮血淋漓的爬起来，含着眼泪：“烏力記……儿子……爸爸看不到你啦……儿子……。”

奇管家又向敖其尔连砍几刀：“賊骨头，上天还不愿意！”。

敖其尔倒在雪地。

牛腿号的鳴鳴声，嘛喇低沉的誦經声。

烏力記跪在父亲的尸首前，热泪滚流：“爸爸！……

那音太拉着两匹马，跪在烏力記的后边，不住地擦泪。

烏力記伏在父亲身上痛哭一陣，慢慢抬起头，眼泪泉湧似的，穿着的黑色袍子都湿透了。他看着空曠的雪原，眼光又落到父亲的身上：“爸爸！”烏力記眼泪模糊的站起来，象是对着积雪，又象是自言自語：“这难道是命运？替王爺去死，王爺的命就这样值錢？真能上天嗎？为什么別人……，这是什么道理啊……。”

那音太也站起来，流着热泪：“烏力記大哥，他們說的好听，可王爺、奇管家……，他們都活着。”

烏力記万分悲痛：“家，全完啦……。”

那音太：“大哥，把大嫂搬到我家，就住在我家吧……。”

他們以悲痛的心情，用土雪掩埋了烏力記的父亲，在雪堆旁边，插了一根干柳枝。

烏力記接过馬繮繩：“那晋太，离开王府，怕王爷不答应我是奴隶。家以后再搬，你照看一下旺欽和班弟。”

那晋太：“好吧。”

在王爷府。

福晋扶起王爷。王爷吸了几撮鼻烟，猛打了几个喷嚏，虽然病并未減輕，但精神好轉：“福晋，烏力記的父亲当了替身，这是对王爷的尊敬，咱們不能坏了良心，把他老婆孩子接来，就在王府养活他一輩子，不要让烏力記多心。”

福晋給王爷倒了一碗茶水：“王爷的意思我知道，要让烏力記忘記这件事，給他一些錢，再放他个文书官，給他吃点甜头，就沒事啦。搬来家还得白养活。”

王爷連吸鼻烟：“对，对。烏力記是識字人，要多想点办法，在王爷府把他养大成人，让他为王爷的事业效忠。”

六

初春，丛草努出了細黃的嫩芽。这正是青黃不接的季节。草原上的人們盼望着春天的来临，牲畜又有指望了。

奇管家走进画面：“烏力記，把賬簿拿上，要賬去。”

烏力記背起文书袋，扭过身来——已經是留有胡須的中年人了，穿着下等文书官的衣帽。

奇管家和烏力記引着三、四个衙役，其中有一个鼠眼衙役叫金鋼，拿着粗粗的牛皮鞭。別的衙役馱着鉄鎖鏈，他們騎馬行走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上。

突然，从草原南头传来悦耳动听的歌声：

好走馬總是遇到山坡，
談愛情的人總是碰到忙人，
如果哥哥會洋琴，
你就尽情的彈奏吧，
如果沒有管家的衙門，
哥哥就放心的來吧。

一位姑娘騎着駿馬，唱着歌，在草原奔馳，象閃電一樣，
從奇管家和烏力記前邊跑過。緊接着，一個騎馬的青年人，從
後邊追上來。

奇管家有點酸意：“這是……。”

烏力記滿不在乎的：“那晉太的妹妹烏雲花，才登灘老獵手
的兒子巴特爾。”

烏雲花和巴特爾馬頭并着馬頭，狂吻着。隨着歌聲，倆個
人又騎馬在草原上飛奔起來，一直跑向一片沙漠里。

奇管家听着歌聲：“沙窩子出美人，不壞呀。王爺的吩咐
落不了空，金鋼，快走。”

奇管家走到一座破爛的蒙古包前。衙役們趕着要來的成群
牛羊。蒙古包前站着一個二十八歲的婦女。

奇管家：“你是……。”

鼠眼長眉金鋼：“這就是巴達瑪寡婦。”

巴達瑪故意的：“是寡婦。”

奇管家：“噢——是寡婦。”又故意的：“你男人…
…”。

巴達瑪生氣的：“管家大人，我男人……你們要稅逼的…
…還要問？”說着，忍不住流起淚來。

奇管家：“那是你男人自己願意……好，不管它。巴達瑪

寡妇，这牛、羊、馬匹、金銀、財宝、稅……。”

巴达瑪：“早都交够啦。”

奇管家迫近巴达瑪：“好啊，割头稅、人头稅、过門稅、王爷的念恩銀、公差烏拉款……，都交够啦？啊？”轉身对低头不語的烏力記：“烏力記：記賬：牛五条，羊二十只，銀洋十块，皮张……。”

巴达瑪：“沒有！”

奇管家：“十个寡妇，九个嘴硬。我不是你男人，搜！”

衙役們湧向牛、羊棚圈。金鋼冲向蒙古包。

巴达瑪猛一下，把金鋼推了个仰面朝天：“大白天搶人哪！有王法沒有？”

金鋼爬起来，冲向巴达瑪，皮鞭正要落下去，听見一声雷动的喊声：“住手！”

那音太——也是中年人了一——跳下馬來，挡住金鋼：“不能欺負无依无靠的寡妇！”他的馬身上馱着猎获的黃羊、野鷄、狐狸和兔子。

烏力記低着头，看看賬本，“管家，这賬上沒有……”。

奇管家来了火：“寡妇在另一本賬上。这是給井师长队伍的慰問品。”又轉向屹立在那里的那音太：“那音太，自己的屁股还没打扫干淨，多操这份心。”

衙役們把尽有的牛、羊全赶走了。巴达瑪冲过去挡住，被金鋼一脚踢倒。

奇管家：“走！”

烏力記回头看看，和巴达瑪憤怒的眼光碰在一起。

那音太踢断一根馬桩子：“媽的，欺負人。”又故意提高嗓音，給烏力記送过話去：“哼，烏力記变心啦，成了他們的、人啦……。”

巴达瑪：“他不长心，父亲是怎么死的。”

烏力記心情沉重，矛盾交織，无精打采的拉馬走着。

黄昏，烏云花和巴特爾剛下馬，奇管家突然出現在那音太的蒙古包前。

包周圍是沙窩和沙漠。那音太的老母惊恐的站在蒙古包前。

奇管家故意高声宣讀：“王爺的命令：那音太家欠下的羊20只，牛5條，公差馬一匹，念恩銀5兩，限今天交清！還有……靠勞井師長的隊伍羊五只……。”

烏云花搶前一步，和奇管家面對面站着：“我大哥不在。”

奇管家：“他妹子也行啊。”轉身對衙役金鋼和烏力記：“清点牛、羊、馬匹！”

烏云花母亲：“管家，稅都收过啦，牲畜都交完啦，羊圈都空啦……。”

奇管家：“有多少收多少，欠下的下次交！”

衙役們又趕出十几只牛、羊來。這時，那音太騎馬趕到，未下馬先喊了一聲：“稅都交够啦！”

烏力記拿过賬本：“管家，賬上都收清啦。”

奇管家有点窘，馬上改了口氣，一邊命令衙役，一邊假裝宣讀公文：“好，那音太回來啦……把話說明白，這是王爺的命令：今年輪到那音太家出一名女奴隸，到王爺府侍候。”

巴特爾驚愕。

烏力記知道奇管家有壞主意，這種傷天害理的事，使他再也忍耐不下去，便說道：“管家，王爺沒有命令……。”

奇管家非常生氣：“你个小小的文書官，怎么知道王爺沒有命令？啊？多管閑事。”轉身對那音太：“那音太，這是祖

传的规矩，把烏云花交出来。”

那晋太不明真相，理直气壮的：“我是平民，不是奴隶。”

奇管家：“老王爷去世的时候留下話，那晋太家是奴隶。”

那晋太：“我是猎人，是平民，不是奴隶！”

奇管家：“哈哈，男的是那晋太，女的也是那晋太，你们家都配对啦。装什么糊涂，你曾祖父不是奴隶？你不是个蒙古人？王爷和奴隶，都是祖传的。”奇管家趁势下命令：“没有說的，从今起，烏云花是王府的人。金鋼！带走！”

金鋼和衙役們都湧向烏云花。

烏力記挡住金鋼：“这是什么王法？王爷沒有下命令，不能带走。”

那晋太一把抓住金鋼。巴特尔护住烏云花。

老媽媽和几个邻居也围过来。老媽媽：“不講理啊，老佛爷……。”

奇管家掏出盒子枪：“烏力記，你好大胆，小小的下等文书官，吃上王爷的飯，倒咬起主人来啦，我看你……拉上走！”

衙役們推开巴特尔，把烏云花拉过去，烏云花揮拳击打，嘴里叫罵着：“强盜……。”

那晋太提起石錘：“好吧！”迫近奇管家。

老媽媽向押烏云花的金鋼扑过去。

奇管家向空中开了枪。

衙役們拉着烏云花向东走去。老媽媽用头向奇管家撞去，奇管家慌忙开了枪。那晋太老母亲連中几发子弹、跌倒了。邻居們扶起老媽媽。

那晋太和巴特尔拼命冲上去，奇管家又要开枪、烏力記把